

叢書集成三編 第九六冊目錄

史地類



宋編年

增入名儒講義六十四卷(自卷廿八至卷六十四(原缺卷卅至四十五))

皇宋中興聖政

宋 不著撰人 宛委選

〇九六 〇〇一

宋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一〇九卷

明 馮琦撰 陳邦瞻增訂 九朝紀事

〇九六 一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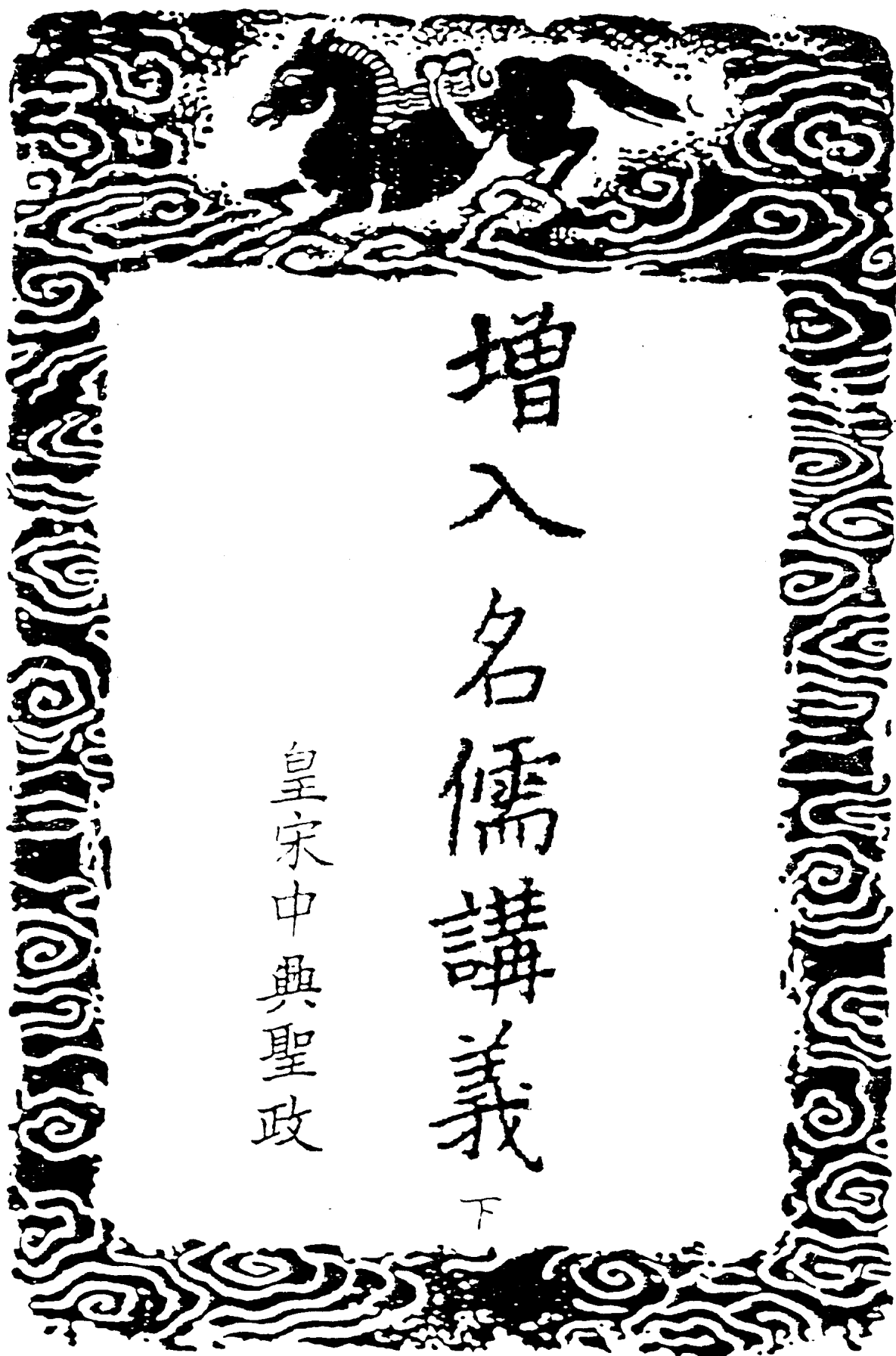
張溥論正

宋別史

東都事畧一三〇卷(自卷一至廿一附錢綺撰校勘記繆荃孫撰校記)

宋 王偁撰 宋遼金元

〇九六 七五五



增入名儒講義

下

皇宋中興聖政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horizontal lines, likely representing redacted information or a scanning artifact.]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八

高宗皇帝二十八

紹興十有二年春正月壬寅詔建國公出外第可依親賢宅差提點官并都監 癸卯 上謂大臣曰朕於宮中無嗜好惟好觀書考古人行事以施於政凡學必自得乃可用第與古人點姓名何所益也

史臣曰稽經以出治猶按醫以治病也造之不深則醫或至於殺人而治或至於害天下帝王之學尤貴自得深造之則默而識矣左右逢原則神明生焉

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對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以鞠岳飛獄罪故也尚書省乞以飛獄案令刑部鑄板徧牒諸路有進士知決者好直言飛以賓客待之飛初下吏決上書訟其冤秦檜怒併送大理獄成決坐決杖送袁州編管云先是提舉洪州玉隆觀薛弼為飛參謀官與飛厚秦檜之閑居永嘉也弼舊游其門万俟卨又善之絲是無一詞累及飛之在鄂也有王輔者嘗知彭山縣以賊敗遂依飛軍中飛亦厚待之至是輔遣其子孝忠上書指飛為姦凶陰合檜意檜喜由是脫罪籍尋擢知普州 辛亥增福建鹽鈔錢十萬緡以鬻鹽增羨故也 二月己巳 上謂大臣曰征戰之事各有地利西北騎兵雖中國所不能

江南形勢可恃

守家法帝王意

建國公王

明作之象 楊中賜 論監吏

及若要馳騁於江淮恐未易得志孫權偏霸一方而曹魏竭天下之力終不能渡江晉室微弱而符堅百萬之衆敗於淝水拓跋魏雄據中原而歷六朝衰亂終不能奄有江表自非大無道如孫皓者豈能致此兵之得志乎今但修政事嚴武備北兵雖強不足畏也 辛未 上謂大臣曰詩書所載二帝三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見其施設之詳 太祖以英武定天下 仁宗以兼愛結天下此朕家法其施設之詳可見於世者也朕當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則治道成矣 丁丑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瑗為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 上尤所鍾愛制下日者尤若訥私謂秘書省正字張聞曰普乃並日二字有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 己卯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賜名存中 壬午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監司不按吏 上曰朝廷分道置使正欲譏察州縣可申嚴行下若州縣贓污不法而監司不能按致臺諫論列者當併絀之 史臣曰君天下者寄耳目於臺諫而又以其視聽之遠者寄於監司內外相及故能承上後世憂州縣無狀至乃朝出御史暮遣觀風以督守令若非所督於監司者彼何憚而不拱視哉

畫田人耕以圖

用經人鞠任獄

敵索在北人南者

洪皓詞中二科

鎮江府火

普安郡王出閣

丙戌 上曰學校風化之原不可緩也 上又曰

福建所買牛第二綱可發來臨安借與人戶朕聞民

閒乏牛皆以人耕田其勞可憫朕嘗畫以人耕田之

象置于左右庶不忘稼穡之艱難漢文帝每下詔必

曰農者天下之本若文帝可謂知民事之本矣 丁

亥言者請自今鞠獄必差經任人 上曰文學政事

在孔門中自是兩科今士方離科舉未親民事遽使

之鞠獄安能盡善也其從之 戊子金主亶大赦自

來亡命投在江南人見行理索候到並行釋罪其職

官百姓軍人並許復故先是何鑄曹勛至金國見亶

於春水開先殿具陳 上意金主命早來使人上殿

中興聖政卷三八

三

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許還梓宮 太后且遣鑄

等還 辛卯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

右承務郎洪遵教賜進士出身沈介石從政郎洪适

並合格遵适弟也秦檜以所試制詞進讀 上曰是

洪皓子耶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可與陞擢差

遣 上又言遵之文於三人中最勝既遂以遵為祕

書省正字介适並為教令所刪定官自中興以來詞

科入選即入館自遵始 是日鎮江府城外火延入

城中遂及大軍倉燭米麥四萬斛斃六萬東公私室

廬被焚者甚眾守臣劉子羽坐貶秩時太平州池州

蕪湖縣亦皆大火市井一空 三月壬寅普安郡王

論和之講 利執 宰執 人舉 永嘉

胡世 將 世 洪皓 忠義 之報

出閣就外第命行在宗室正任已上悉送之 辛亥

上謂大臣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已講和今通好

休兵其利溥矣士大夫狃於偏見以講和為弱以用

兵為強非通論也 乙卯 上御射殿引南省舉人

何溥已下是舉兩浙轉運司秋試舉人凡解二百八

人而温州所得四十有二宰執子姪皆預焉溥永嘉

人也

朱勝非閑居錄曰秦檜居永嘉引用州人以為黨

助吳表臣林待聘號黨魁名為從官實操國柄凡

鄉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扳援其勢炎

炎日遷月擢無復程度是年有司觀望所解溫士

中興聖政卷三八

四

四十二名檜與參政王次翁子姪與選者數人前

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

然矣

丙辰起復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薨于仙人關

辛酉秦檜等賀 上以皇太后有來期先是洪皓在

燕先報 太后歸耗 上諭檜曰皓身陷敵區乃心

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皓之二子並

詞科亦其忠義之報也士大夫苟能崇尚節義天必

祐之 夏四月庚午 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

名主管台州崇道觀秦熈對策言天子建國右社稷

左宗廟是故社稷不可無所依今神州未歸職方氏

則考卜相攸莫如建康謂宜申飭有司早立宗社權
為定都之制舉人陳誠之策言聖人以一身之微臨
天下之大惟度量廓然舉天下之人納之胷中而成
敗得喪不能為之芥蒂斯綽綽有餘裕矣成湯不愛
犧牲梁盛以事葛伯文王不愛皮幣犬馬以事昆夷
漢高祖解平城而歸飾女子以配單于終其身而無
報復之心故韓安國稱之曰聖人以天下為度光武
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故馬援稱之曰恢廓大度
同符高祖蓋帝王之度量兼愛四方之民不忍爭尋
常以繫吾之赤子也楊邦弼策言 陛下躬信順以
待天下又得賢相相與圖治中興之功日月可異又

四典聖政卷二十八

五

論吳越之事以為使越王與大夫種范蠡不量力度
時輕死而直犯之是特匹夫之勇而非賢君相所宜
為也有司定煇第一誠之次之邦弼又次之檜引故
事辭而降為第二人特遷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賜
五品服自誠之已下賜第者二百五十三人新科明
法得黃子淳一人而已 辛未 上御射殿放合格
特奏名進士胡鼎才等二百四十八人武舉正奏名
陳鶚等五人特奏潘璋等二人是歲始依在京舊制
分兩日唱名自是以為例 辛巳江南東路轉運副
使王喚等獻本司錢十萬緡銀五萬兩以助奉迎兩
宮之費詔令戶部椿收專充迎奉支用 上曰若常

秦棟

職閣

鄭剛

撫川

陝撫

選州

官教

宮中

學廢

之推

法場

僧給

牒

賦之外不取於民庶幾副朕愛民之意朕在宮中服
食器用惟務節儉不敢分豪妄費常戒左右曰此中
視錢物不知艱難民雖一錢亦不易出周公作無逸
戒成王惟在知小民之艱難朕不敢忘也自是四方
率皆獻助矣 丙戌通判湖州秦棟直秘閣棣檜弟
以其姪煜遜所得職名為之請也 五月甲午川陝
宣諭使鄭剛中為川陝宣撫副使 甲辰詔諸州軍
無教官處令尚書省選差既而禮部立到試教官法
上謂宰相曰士大夫不可不學惟學故能攷前世
興衰治亂以為龜鑑則事無過舉而政皆適當矣朕
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 乙巳軍器監主簿沈該知

四典聖政卷二十八

六

盱眙軍措置推場凡推場之法商人貲百千以下者
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州推場博
易俟得北貨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賈
之來兩邊商人各處一廊以貨呈主管官牙人往來
評議毋得相見每交易千錢各收五厘息錢入官其
後又置場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陂鎮而金人亦於
諸州置場 丙午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亦令
執奏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 上不與特給
錢五千緡 上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毀
其象或廢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
以漸消而吾道勝矣 辛亥漢州布衣陳靖特補右

陳獻中靖
典統
論舊
依制
官試

兩上
喜

吳璘
善用
兵獨
北人
鄭僊
年王
竄王
庶避
民率
科立
尸異

迪功郎靖獻中興統論于朝給事中程克俊等五人共薦之乃有是命 乙卯詔禮部依舊制試教官仍先納所業經義詩賦各三首會刑部無過下國子監看詳禮部覆考然後許試附省試院分兩場非取士之歲附吏部銓試院不限人數以文理優長為合格 六月乙丑 上謂大臣曰近日雨澤沾足歲事有望誠可喜者秦檜曰此乃聖德感召和氣所致 上曰天人相因朕於人事雖敢不怠至歲事則當歸功于天也 鎮西軍節度使吳璘來朝召之也既對命坐賜茶 上問璘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璘曰先令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他日 上以語輔臣且曰璘善用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七

兵此正孫臏三馬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 己巳提舉亳州明道宮鄭僊年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時朝廷答金人書許以所索陝西河南人次第而遣惟僊年得留焉 辛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 乙亥言者乞禁止父母在別籍異財之事 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法有弊州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戶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而為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乃善 己卯尚書省言金人使明威將軍高居安扈從 皇太后一行前來詔知閣門事曹勛充接伴使 壬午言者乞稍寬私鹽之律以謂州縣之間慘酷冤濫不知幾何欲

不許
寬私
律

不王
石經
安用

竇
胡

武臣
子弟
召試
換文

預備
水糴

望小加裁損輔臣進呈 上曰古今異事今國用仰給煮海者十之八九其可捐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專利亦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實使之使濞不專煮海之利雖欲為亂得乎 癸未有舉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為言者所論 上曰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說豈能經世乎王安石學雖博而多穿鑿以私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銓文過飾非益唱狂妄之說橫議紛紛流布遐邇若不懲艾殆有甚焉者矣伏望 陛下重行竄逐以伸邦憲詔銓除名新州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六

編管 戊午詔忠訓郎吳援令川陝宣撫司召試策一道保明取旨與換文資援璘子也璘以初除團練承宣使恩例為之請 上許之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 上覽奏謂大臣曰武臣換文資恐將帥之才後難得矣樞密使張俊曰試而後換可也 上大以為然 乙卯詔廣南湖北沿邊偏遠州合納免行錢令提刑司相度量與蠲減 戊午新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剛言湖外米平乞行收糴 上諭大臣曰水旱堯湯所一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流亡之患其即行之 八月辛酉朔金國都元帥宗弼以書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原也於是川陝宣

割山尚地皇地何淮后皇地何淮后皇地何淮后

人思讀人思讀人思讀人思讀人思讀人思讀人思讀

王庶二子王庶二子王庶二子王庶二子王庶二子王庶二子

論漢文唐論漢文唐論漢文唐論漢文唐論漢文唐論漢文唐

撫副使鄭剛中亦言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便係
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分合割還大金從之丙寅
皇太后渡淮時上遣皇弟韋淵往迓遂扈從以
歸簽書樞密院事何鑄提舉江州太平觀御史中
丞万俟卨右諫議大夫羅汝楨交章論鑄之罪故有
是命丁卯上與宰執論經術因曰朕每讀書未
嘗苟必思聖人所以立言之意秦檜曰孟子云文王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上曰聖人以所自得者垂
法後世又焉用欺秦檜曰陛下以通經得五帝三
王心傳之妙人臣何幸自古不遇治主之主則為人
臣誠有難處今陛下以經術出治人臣因以託日月
之光傳諸不朽豈非幸會上曰讀書不適用則不
若愚人愚人猶無過讀書不適用為患更甚檜曰
陛下持此心揆天下之事無不灼見底蘊矣庚午
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王庶卒于道州許歸葬其子
之荀之奇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雖必報親舊皆
掩其口曰禍未已也甲戌御史中丞万俟卨為參
知政事充大金報謝使上顧卨曰勉為朕行高頓
首謝上諭大臣曰和議既定內治可興秦檜對曰
以陛下聖德漢文帝之治不難致上曰朕素有
此志但寡昧不敢望前王檜曰漢文帝文不勝質唐
太宗質不勝文陛下兼有之上曰唐太宗不敢

中興聖政卷之八

元

論人修人修人修人修人修人修人修人修

侍用事侍用事侍用事侍用事侍用事侍用事侍用

望文帝其從諫多出矯偽檜曰文帝能容申屠嘉而
太宗終恨魏證其為真偽可見上曰朕謂專以至
誠為上太宗英明有餘誠有所未至也檜曰太宗之
用智誠不及文帝之性仁也上曰然
臣留正等曰唐太宗即位不數年天下氣象一變
兵力強而天下畏服人才盛而政事修舉此漢文
帝所不及者然人主盛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
不知所以為功文帝於此亦庶幾焉以其心術至
誠故也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若若故
負而矜之不及文帝遠矣
丙子上諭大臣曰聞大金內侍有用事者今內
侍中寄資有犯雖降官然俸物不減何以勸懲今小
者有犯可恕即恕不可恕即撻之庶使知懼且云唐
末內侍如田令孜輩羣唱為亂者良由天子縱之所
致朕今在宮中都知押班御藥素號最親密者非時
未嘗見見未嘗不正色己卯上謂大臣曰比聞
大金中宮頗恣權不歸其主今所須者無非真珠靴
鞵之類此朕所不顧而彼皆欲之則侈靡之意可見
矣宜令有司悉與以廣其欲彼侈心一開則吾事濟
矣時金人又須白面糊孫及鸚鵡孔雀獅子貓兒
上亦令搜訪與之上曰敵使萬里遠來其所須如
此朕何憂哉辛巳上奉迎皇太后于臨平鎮

中興聖政卷之八

十

初后既渡淮 上命秦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
逆于道至是自至臨平奉迎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
八十三人普安郡王從 上初見后喜極而泣軍衛
歡呼聲振天地 壬午 皇太后還慈寧宮后聰明
有遠慮 上因夜侍慈寧語久冀以順 后意后令
上卧且曰聽朝宜早起不然恐妨萬機 上不欲
遽離左右 后遂示以倦意 上不得已恭揖而退
太后復坐凝然不語雖解衣登榻交足而坐至三四
鼓而後就枕嘗謂 上給使者不必分宜通用之蓋
分則自爲彼我其間佞人希旨必肆間言自古兩宮
失歡未有不由此者

中興聖政卷十八

十一

龜鑑曰 太后之未歸也則諭以至誠 太后之
將歸也則示以喜色臨平奉迎瞻慈容而感泣慈
寧居養侍乙夜而忘疲壽慶慈燕稱觴舉儀雍雍
乎其和也意有所向竭力供應肅肅乎其敬也當
時父老童稚且歎曰不圖今日聖神母子重歡如
此是其孝於事親何如也

庚子 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梓宮登舟易
總服百官皆如之辛丑 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及
懿節皇后梓宮皆至行在

史臣秦熈等曰 上既日新厥德專任一德之臣
以爲腹心今日之舉非君相合德深見事情其克

有濟竊惟金國爲中國患今十八年矣唯修好通
和實今日至計前後用事之臣費日窮年莫有以
爲意者淵衷監觀利害既審任茲大事實難其人
爰出獨斷復命檜而相之其大節孤忠奇謀遠識
蓋察之有素矣檜亦感不世之遇自任天下之重
精白以承休德不退縮以避事不猜忌以妬功不
疑貳以敗謀不矯激以沽譽其圖事揆策料敵制
勝咸仰契聖心用能夙夜自竭以符特達委任之
意敵亦知所畏服無復用兵有請必從不愆于素
故上以安宗廟下以保黎庶送往事居又足以副
天子寧親之考一舉而衆美具焉無不悉如其意

中興聖政卷十八

十一

成效章章若此向之拱手以幸失膽口以興訕者
皆歎服聖謨之不暇赧然羞汗悔前非之無及矣
然是舉也危疑險阻蓋備嘗之非獨檜翊贊之難
任檜之爲難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饗
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又曰德惟一動罔
不吉故臣等於今日之事亦云

大事記曰 紹興十年金國渝盟軍民皆歸咎於
秦檜而檜傲然不動順昌既捷之後先竄趙鼎而
人無敢言矣柘臯既捷之後盡罷諸將而兵隸御
前矣向者戰敗而求和今則戰勝而求和矣向者
戰敗而棄地今則戰勝而棄地矣向者使命之費

猶有限今歲幣銀帛各三十五萬匹兩而賀禮又有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匹矣岳飛復唐鄧張俊吳玠復商秦吳玠復方山和尚原皆開關百戰而後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盡割入于北聽其分畫矣世忠田金陵岳飛田鄂王之奇田兩淮吳玠田梁洋樊賓宗網田荊州皆累年經理而後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敵叔屯田軍于河南矣吾國之民不肯入敵殺之猶不從而朝廷必以與敵使遺黎飲泣內恨而中原之人心失矣李世輔不顧其親來歸元木畏避其忠勇乃置之謫籍而中原豪傑之心失矣士大夫流落北土家屬有在中國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十三

者徇敵人之情而悉還之方其去時如赴井所而吾國衣冠之氣沮矣張俊深忌劉錡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遂與檜謀斥錡而殺飛而天下忠憤之氣皆沮矣

龜鑑曰我高宗皇帝所以徇奉春之拙謀壞祖生之壯志蓋仁孝之心有所感觸而不能不尔也故寧忍嫂書之恥而不忍廢務在養民之事寧割鴻溝之半而毋寧輟未央稱壽之儀敬觀聖訓有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於講和非怯於用兵也若敵國交惡天下受弊朕實念之知此則可以知吾君之仁又曰北望庭闈踰十五年幾於無淚可揮

分西地界

賜秦帶

程克儉

增官田官廣西

無勝可斷所以頻遣使指屈已奉幣者皆以此也知此則可以知吾君之孝

是月朝廷答金國都元帥宗弼書許以陝西地界金復遣知彰化軍節度使事賀景仁來分畫乃割商秦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原以大散為界於關內得興趙原為控扼之所九月乙未信安郡王孟忠厚為樞密使壬寅大赦天下乙巳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為太師封魏國公是日檜入朝至殿門外上遣幹辦御藥院江詒賜以玉帶使服之而入檜辭上曰梓宮歸葬寧慈就養皆卿之功也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十四

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冬十月乙亥翰林學士兼侍講胡善程克儉僉書樞密院事秦檜之除太師也克儉草其制詞有曰廟算無遺固眾人之所不識征車遠狩惟君子以為必歸檜大喜之丁丑太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進封秦魏國公用蔡京故事也檜辭不拜太傅樞密使廣國公張俊進封益國公庚辰詔諸路常平司見賣官田並令見佃人增租三分如不願增者許人割佃辛巳詔廣西欽廉雷高化州所產鹽並令官賣內欽州所收錢赴州軍前送納壬午太傅醴泉觀使福國公韓世忠進封潭國公太保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改封

張俊

始以保爲軍議太
以傳管復學

言者乞異人論竄者

臣愚慮前日不得志之徒未即丕變作爲不靖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言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李椿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三衙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二推割不行三衙
產六兵火後稅籍不信爭訟日起七倚閭不實八州
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稅籍不實十逃
田稅偏重故稅不行且言臣聞平江歲入昔七十萬
斛有奇今按其籍雖三十九萬餘然實入才二十萬
耳詢之士人其餘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
然后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
椿年之論頗有條理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
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爲民除
害更不增稅額從之乙未檢校少保兼領殿前都
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爲少保國朝故事未有以保傅
爲管軍者論者惜之己亥詔太學養士權於臨安
府學措置增展先是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
上以戎事未暇至是謂宰執曰太學教化之原宜復
祖宗舊法程克俊曰東晉設學於鼎沸之中今兵
息矣興學正其時也秦檜曰久有此議今當舉行之
乃命禮部討論取旨辛丑言者論陛下斥遠姦
邪與腹心之臣一德以定大計大功巍巍超冠口口

責大盡職選官德寺六法熊詩秦始太官
 夫心業學先行曹監成彥阿櫓除學
 上喜書字作秦錫陝民飢
 喜書字作秦錫陝民飢

公器處天口口大夫要使人人盡心職業朕何愛爵	祿哉 庚午禮部乞太學養士權以口口人為額	上曰太學師儒之官雖選經術當先德行要使士子	化之以厚風俗 壬申太師秦檜等上重修六曹寺	監通用敕令格式四十七卷申明六卷看詳四百十	卷詔頒行之 丙子主管台州崇道觀熊彥詩知永	州彥詩坐趙鼎客閑廢累年及是秦檜除太師彥詩	以啓賀之有曰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及在前	獨奮安劉之略檜喜絲是稍復錄用 庚辰高閑守	國子司業關注為太學正始除學官也 上覽除目	曰朕一無所好惟閱書作字自然無勅尚書史記孟	子俱寫畢尚書寫 過左傳亦節一本 癸未以太	師秦檜生辰錫宴于其第自是歲為例 初陝西連	歲不雨至是涇渭灞滻皆竭五穀焦槁秦民無以食	爭西入蜀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以誓書所禁不敢	納皆散去餓死其壯者北人多買為奴婢郡邑蕩然	矣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十七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九

中興聖政卷二十九

十

以下房乾
通二年

申批印法除西田
明書紙浙園浙
勉任大
資不選
格較材
事臣勉
不歷
郡不歷
除郎
看詳
文獻
責監
司守
荒備

獲而鑄統制官之秩雖王公述以親近而不免以
監司之按劾而停帥臣之任雖李道以戚里而必
行此天下所以咸仰 壽皇聖斷之英明也

己亥臣僚言 祖宗留意考課之法王安石始罷
之欲望遵用 太宗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別給
御前印紙歷子至於與某利除某害各為條目每考
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任滿精覈詔經筵官參 祖
宗法與見行條制務要適中可以久行 是月除浙
西園田以其壅水害民田故也 參知政事兼知樞
密院事葉容罷以臣僚論列也仍將納賂求差遣人
林懋能周良臣送大理寺 五月甲辰進呈饒州闕

中興聖政卷十九

三

守臣葉容等擬俞翊且言其作邑有聲鄱陽大郡但
此人履歷未深 上曰選材治劇亦不須較資格也
可依擬差 丁巳 上宣諭宰執曰近日臣僚劄子
多言大臣不任事卿等更宜勉力如朕有所不至處
卿等須來理會或事有不可任但來執奏 庚申御
筆不曾任守臣不得除郎官魏杞奏其間却有任監
司人未審合與不合除授 上曰監司察州縣者也
事同一體 丙寅詔今後看詳四方投獻書劄文字
擬定等第將上 丁卯詔行下諸路監司守臣察今
秋有田禾不熟之處預先講求救荒之政如將來水
旱去處却致無備必寘于罰如備預有方當議推賞

罷兩浙司 新乾道 成書 詔舉 制科 以政 平訟 理城 守令 印交 准兩

州縣等官在任有合支請往往援例請過官錢理宜
約束詔帥臣監司覺察 是月罷兩浙市舶司以言
者論兩路市舶所得不過一萬三千餘貫而一司官
吏請給乃過於所收故也 乾道新書成 詔舉制
科許侍從薦舉或監司守臣解送及權罷注疏出題
廣西提刑張維奏曰昔漢宣帝嘗曰庶民各安於
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臣今攷察
守令以政平訟理為臧以政不平訟不理為否而臧
否之中復有優劣凡臧之品有三否之品有二詔諸
路監司帥臣依張維所奏察本路守令限兩月各具
臧否以聞不得連銜 是夏初令戶部印給交子三

中興聖政卷十九

三

百萬緡行於兩淮不得過江南 秋七月乙卯臣僚
言出官人銓試中而後使之從仕 陛下之命也近
觀將仕郎都謙亨差監潭州南嶽廟本人係 隆興
元年八月內因父致仕陳乞恩澤補官既未曾銓試
又補授未滿三年 陛下法令如此之備甲令如此
之嚴必欲違戾臣所未曉也乞指揮今後初出官人
陳乞差遣先令吏部具本人曾與不曾銓試中尚書
省然後取旨除授詔都謙亨獄廟差遣更不施行餘
並依奏今後執政常遵近制仍戒諭後省官毋再忽
慢 庚申執政內殿進對 上曰前日一雨之後想
見禾稼秀實魏杞等奏浙中田間正望此一雨兼聞

江東亦自豐熟 上曰今歲秋成可望甚可喜也奏
事訖杞等退而私語曰主上憂勤如此與夫必待進
戒而後知稼穡艱難者遠矣 八月丁丑進呈內東
門司申內人紅霞帔韓氏得旨轉郡夫人即依外命
婦支給請受據戶部供外命婦郡夫人即無祿令
上曰祿令如此朕不欲破例此事且已朕禁中自理
會也

臣留正等曰爵祿者人主所以奔走天下也不可
以輕用之法令者人主所以維持國家也不可以
自壞之 壽皇聖帝欲為一宮人增俸顧祿令不
可而止則其重爵祿守法令之意可以類推矣此

中興聖政卷二十九

四

萬世子孫所當觀法也

丙戌詔林安宅王伯庠論葉容姪元滿受周良臣
請求職事訊驗無跡事干大臣風聞失實林安宅可
罷同知樞密院事王伯庠罷侍御史丁亥進呈周良
臣等案 上曰林安宅王伯庠昨日之罷亦非得已
若不如此行遣自後大臣必為人汙蔑受曖昧之謗
周良臣等可疎放林安宅可筠州居住 是月降會
子交子各二千萬均發於鎮江建康兩樞貨務如兩
淮人過江南許將交子於務場換易會子江南人過
兩淮亦聽用見錢或會子就務場對換交子行使
九月丙午知鄂州汪澈劄子臣頃任御史嘗舉選人

汪以
舉自
劾奏
置章
賑溫
州永
災李
允升

中
官不
分都
濁清
莫濟
言責
久在
實任

命諸
帥薦
部曲

李允升以贓汙送大理寺所有臣繆舉之罪望有司
施行詔特降兩官 甲子詔今後臺諫侍從章奏各
置一簿隨所上錄之一以留禁中時備觀覽一以授
大臣使之詳閱有事已行而輒廢或行而以法有礙
於民未便及監司郡守言與事違者各以時糾之從
祕書少監汪大猷請也 是月溫州水災遣使賑之
地震 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贓貸死決配建康帥
守王佐坐容縱允升尋醫離任追兩官勒停建昌軍
居住提刑袁孚以失按降一官 禮部貢外郎莫濟
為司農少卿魏杞奏曰濟嘗中詞科且掌南宮牋奏
但恐議者以為躐徑未是 上曰中都官初不分清

中興聖政卷二十九

五

濁如司農責任亦甚重以士人除授亦無害也濟尋
奏言為治在於任人任人在於責實任人而不能久
則賢而能者無以見其長惡而不肖者得以逃其罪
雖有責實之政將安所施今輔相大臣或數月而已
罷寺監丞簿郎曹卿監不踰歲而輒遷恐進退人才
似乎稍驟也詔所論甚當凡百執事各勤乃職期底
于治 汪大猷奏乞令諸帥不拘部曲各精擇三兩
人必實言其或智或勇或知其有某材可用或舉其
任某事可取悉以名聞分命文武禁近之臣更迭接
見與之談論兵家之務然後賜對便殿略其言語儀
矩之失取其材力謀略審其可用試之以事立功則

舉者同賞敗事則罰亦如之詔從之 冬十月乙亥
吏部尚書陳俊卿進對奏臣典選事但當謹守三尺
檢柅吏奸至於愚暗所見或未到亦望聖慈宣諭時
時訓教之君臣之分雖嚴而上下之情不可不通
上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宜盡言俊卿奏自古
惟唐太宗能導人使諫所以致正觀之治 上曰每
讀太宗事未嘗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剋不樂人言未
嘗不鄙之 上退御講筵講罷 上曰朕雖無大過
豈無小失卿等不聞有所規諫恐思慮有所未至賴
卿等補益周執羔等奏曰 陛下聖明事無過舉
上曰卿等若只備位非所望於卿等梁克家奏容臣
等退思苟有闕失不敢不盡言
臣留正等曰臣等每讀唐史切見唐太宗謂長孫
無忌等曰人若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言之對曰
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
太宗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說乎遂歷
舉羣臣得失以面戒之導諫如此亦足以見其真
情矣今觀 壽皇聖帝所以咨諏近臣者殆與太
宗如出一口乃知聖明樂於聞過所見略同夫豈
徒曰慕之而已矣
周執羔嘗進對 上曰卿有所言朕未嘗不行然
有過失卿當直言有司之過失亦當言之 進呈知

論役
擾法之

災異
當懼省
修恐異

温州劉孝題劄子以本州大水之後乞降度牒應副
修築塘埭事 上因言朕近日覽 神宗紀見是時
災異甚多何故魏杞等奏天出災異譴告人君正如
父母訓飭為人子者不必問自己有过無過但常恐
懼修省而已 上曰卿之言甚善若不恐懼修省自
取滅亡之道也
臣留正等曰災異之說經傳言之備矣大抵恐懼
修省則能變災為福玩而不戒則危亡隨之此必
然之理也詩稱宣王不言其無災而言其過災而
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主中興之美書之論桀
曰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推
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興亡之決端在
於此大哉 壽皇聖帝之訓曰若不恐懼修省自
取滅亡之道也其言實與六經相為表裏自非聖
學高明誠心寅畏又安得及此言乎
己丑臣僚言役法科擾大略有弓兵月巡之擾有
透漏禁物之責有捕獲出限之罰有將迎擔擎之差
有催科填代之費有應副按檢之用有承判追呼之
勞凡此之類皆役法之所深懼若蒙朝廷約束無復
如前科擾天下幸甚詔監司常切覺察 是月先是
饒州歲貢金一千兩詔減十分之七 兩電 十有
一月辛丑執政進呈次 上出吳蓋妻趙氏乞故夫

遺表恩澤奏異姓 上曰不知前此有無體例可以
行否魏杞等奏容檢照舊例 上曰今後有文字更
不批出只與卿等理會庶幾不錯杞等奏若無例臣
等亦不敢行 陛下欲只與臣等理會如此政令豈
有過舉者

臣留正等曰朝廷命令與大臣謀議而出之既出
之後有給舍以駁正有臺諫以論救此所以刑賞
適中而事無過舉也若乃旨從中出則事關綸言
有司難於論執偶有論執而命令已行人主亦憚
於反汗往往隱成憲而啓倖門必自是如昔富弼
言於 神宗曰內外之事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

中興聖政卷二十九

六

亦不是為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則咎將誰執 壽
皇聖帝於吳蓋妻趙氏之請聖訓及此真可謂得
為君之道矣

乙卯詔執政私第接見賓客除侍從稟議職事外
其餘呼召取覆官止許各接見一次 丁巳殿中侍
御史單時言伏覲制旨監司於所部保明郡守郡守
於所屬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令中書門下省籍
記取旨甄擢然人之才術各有分量吏之治迹未易
稽攷臣願訓敕監司郡守列其所舉之人治狀之目
詳著于薦書然後大明賞罰舉得其實則受上賞舉
失其實則寘重憲庶幾選舉之法得矣從之 甲子

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白石教場抽摘進呈
三司軍馬有旨慰勞錫賚諸將鞍馬金帶以及士卒
賞皆有差時久陰曠暨 皇帝出郊雲霧解駁風日
開霽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之志未嘗一日而忘中
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間練軍實除戎器選將帥
厲士卒所以為武備者無所不講白石之蒐隆冬
出郊親御鞍馬夫豈徒為文具而已故臣敢因斯
事以推明聖志之所嚮焉

大事記曰自 乾道二年大閱于白石四年大閱
于茅灘 上親御甲冑指授方略 淳熙以來或

中興聖政卷二十九

九

幸玉津園宴射或大閱于龍山而鐵簾之射初自
聖意偏校小卒皆得奏技于萬乘之前以希一命
之賞而武事精矣

是月起居舍人洪邁直前奏臣幸得以文字薄技
待罪屬車間每侍清閑之燕獲聞玉音凡所撝諭莫
非中的微言善道可為世法退而執筆欲行編次而
政諸起居注皆據諸處聞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歷時
政記亦莫得書故使洋洋聖謨無所傳信臣伏觀今
月五日給事中王曠進講春秋莒人伐杞言周室中
微諸侯以強凌弱擅相攻討殊失先王征伐之意
上曰春秋無義戰周執羔進讀三朝寶訓論文章之